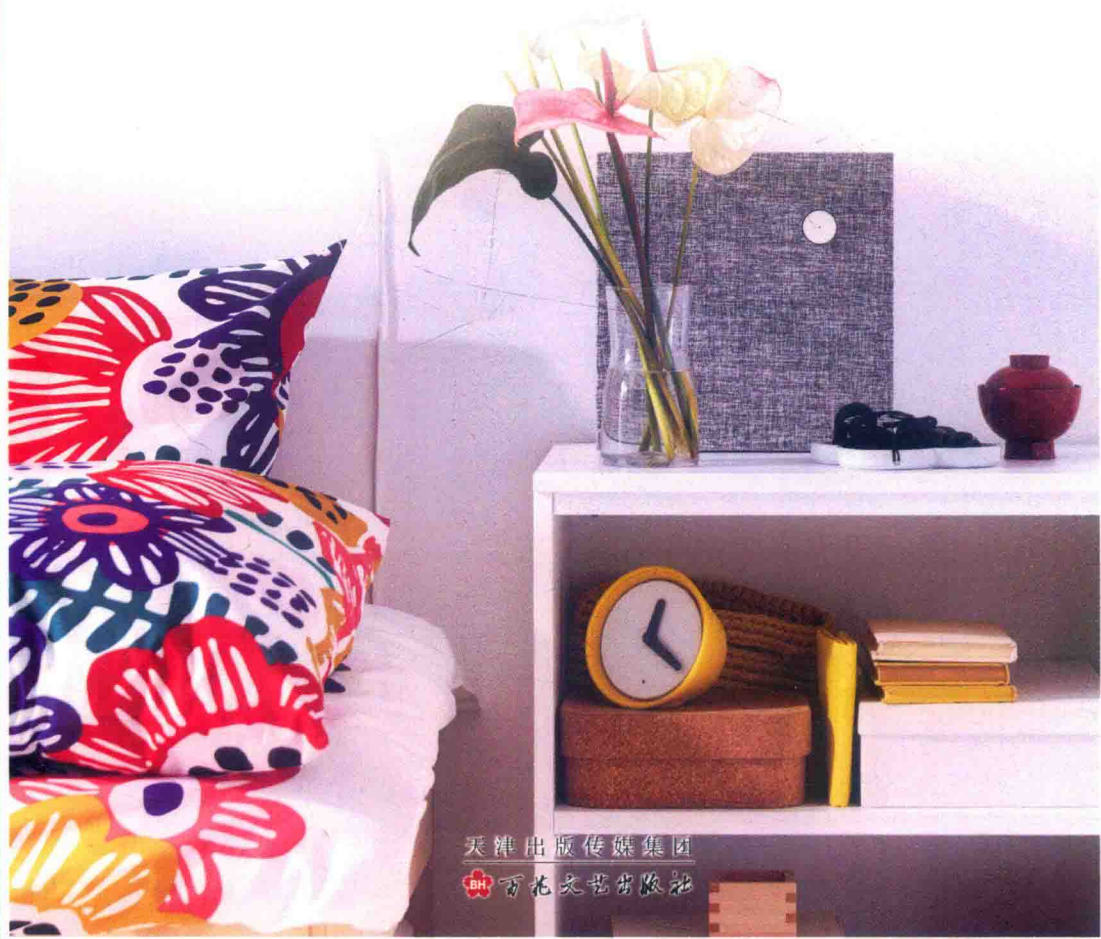


# 小说月报

## 原创版

### 2019年精品集

《小说月报·原创版》编辑部 / 编

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# 小说月报

原创版

2019年精品集

《小说月报·原创版》编辑部 / 编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
 百花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 C I P ) 数据

小说月报原创版 2019 年精品集 / 《小说月报·原创版》编辑部编. -- 天津: 百花文艺出版社, 2020.1  
ISBN 978-7-5306-7810-7

I. ①小… II. ①小… III. ①中篇小说-小说集-中国-当代②短篇小说-小说集-中国-当代 IV.  
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9)第 264537 号

小说月报原创版 2019 年精品集

XIAOSHUO YUEBAO YUANCHUANGBAN  
2019 NIAN JINGPINJI

《小说月报·原创版》编辑部编

---

选题策划:《小说月报·原创版》编辑部

责任编辑:刘升盈 刘洁 张烁

装帧设计:郭亚红

出版发行:百花文艺出版社

地址: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:300051

电话传真:+86-22-23332651 (发行部)

+86-22-23332656 (总编室)

+86-22-23332478 (邮购部)

主页:<http://www.baihuawenyi.com>

印刷:山东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
开本:787×1092 毫米 1/16

字数:325 千字

印张:20

版次:2020 年 1 月第 1 版

印次:202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39.80 元

---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山东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联系调换

地址:山东省济南市高新区世纪大道 2366 号

电话:(0531)82079100 邮编:250104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# 目 录

- |     |        |     |
|-----|--------|-----|
| 001 | 杏的眼    | 李佩甫 |
| 047 | 浮冰     | 老 晃 |
| 120 | 耳中刀    | 文清丽 |
| 144 | 上岭阉牛   | 凡一平 |
| 171 | 表姐的江湖  | 游 睿 |
| 204 | 布兰虫草   | 吴向东 |
| 227 | 我迷恋人间苦 | 宋潇凌 |
| 265 | 硬核女主   | 杨映川 |
| 281 | 沽上纪闻   | 林 希 |

# 杏的眼

李佩甫

—

在我们傅夏祁，有一棵老杏树。

这棵老杏树很有一些年头了，没有人知道它的树龄和历史。它不是一般的杏树，它的名字叫“十里香”。

在我们童年的记忆里，这是一棵会飞的树。有时候，在我们的梦中，它像云霞一样，在天上飞。

童年里，我们曾结伙偷杏。在我们结伙偷杏的小伙伴中……有一个人，后来成了我们的骄傲。

他的名字叫祁小元。

二

最初，没人把祁小元当作恩人。

那时候，他刚刚从部队复员回来，穿一身绿军装，走路直杠杠的，甩着两只手，好像胳膊不会打弯儿似的。关键是他不会蹲了。当我们蹲在地上的时候，他仍

然像旗杆一样立着。一米七八的个头儿，使人不得不仰望他。自然，本地话也不会说了，撇一口京腔。有一段时间，私下里人们都叫他狗啃麦苗——装样(羊)。

“狗啃麦苗”也就罢了。当了几年兵，他竟然还吹嘘说他曾在天安门站过岗。人问他：啥门？他说：天安门。这就有些大了。是不是？天安门能是你站的地方么？！吹吧。

祁小元也不解释。扭过身去，直直地就走了。很骄傲的样子，这一点尤其让村人看不惯。

当然，祁小元是当兵回来后，才让人看不起的。后来，通过邻村跟他一块当兵的战友，他的底细慢慢就让人套出来了。是的，他的确在北京当过四年兵，也就是站岗放哨，没干过别的。据说，在北京当兵那四年，他专门买了一个小收音机，每天揣在裤兜里，以听新闻的名义，悄悄地练习说普通话。比如：你好。同志们好。红粉墙上画凤凰，凤凰画在红粉墙，红凤凰、粉凤凰……他想干什么呢？没人知道。据说，为了练好这口流利的普通话，他早上四点起床，站在故宫的院子里，大声念“啊呀呜、勃波莫否”，喉咙喊哑了，“啊”一嘴的血沫子。练到最后，很多人都把他当成了北京人。有人问他：你哪里人？他说：傅夏祁。人问：哪个旗？他仍然说：傅夏祁。北京人不敢再问了，怕自己没学问，到了也不知道他属于什么“旗”。

还据说，当兵期间，他是很努力的。原本想留在北京，如果能提干的话，最好找一个北京姑娘。在北京当兵四年，他给排长洗了四年臭袜子。可最后也只是当了三个月的代理副排长，而后就复员了。这都是传闻。

所以，他刚刚复员回来的时候，就有了这样一个绰号，叫“狗啃麦苗”。

不过，一年零九个月后，就不一样了。

### 三

那时候，十里已是很远。

“十里香”就栽在夏家的院门外，它曾是全村人的饭场。

春天里，每当杏树开花的时候，我们的心就动了。我们结伙趴在场院的麦秸垛上，望着远处烟霞一样的杏花，齐声高喊：夏保兰，夏保兰，同桌祁小元！

不久，夏家院子里就会传出一声夏家奶奶的骂声：滚！

是呀，我们是看杏花的。那遒劲老枝上开出的杏花，娇艳粉嫩，花瓣云霞般在

阳光下亮着。在有风的日子，花瓣飞起来，一瓣瓣在空中旋着，像雪，像船，像梦，粉色的。

它离我们很近。

它离我们很远。

#### 四

在我们村，昂着头走路的人，是最让人看不起的。在这里，骄傲不只是骄傲，那是“狂悖”的意思，被称之为“傲造”。

我们的村子很大，是个多姓杂居的庄子。有七个相邻的自然村（也叫村民小组），户籍人口九百八十七户，三千六百口人。据说，这里最早只有三户人家：傅姓、夏姓和祁姓，是明朝洪武年间从山西洪洞县那边迁徙过来的。再早就无从考究了。所以村名就叫：傅夏祁。

在我们傅夏祁，被人称为“傲造”的，有两个年轻人。一个是祁小元，另一个就是夏保生了。夏保生跟祁小元曾经是中学同学。夏保生个头儿比祁小元略低一些。他学习成绩好，很早就戴上眼镜了，绰号“四眼”。在学校里每每参加考试，他都是前三名。家里人也时常夸他，夸得他平时走路一纵一纵的，就像跳坑似的。头扬得很高，是半个闲人不理的。且口气也大，原本是立志要去北京读大学的。据说，祁小元当兵临走前，两人曾搭手击掌，夸下海口：北京见！

那年高考，夏保生差三分没上线，一气之下，竟离家出走了。有一段时间，县城里的电线杆上，到处都贴着印有他照片的“寻人启事”。那时村里只有一部电话，在村部。于是常听见大喇叭里喊：夏保生他娘，有线索了！于是，全村人都会围过来，听那“线索”，结果却是“晃信儿”。骗人的。

后来，突然有一天，夏家人不再提这个名字了。也不去找了。有人问起来，夏家人很淡然地说：不找了。让他死去。死外边才好呢。这个“死”当然不是真的盼他死。这是气话，还有点恨铁不成钢的意味。在我们傅夏祁，家人能说出这样的话，可以意会的是，夏保生有消息了。

果然，有传言说，有人在安徽境内看见“四眼”了。夏天里，他光着脊梁，戴一破草帽，手里拿一把扇子，眼镜腿儿上贴一胶布，蹲在怀远的街头上卖西瓜呢。

接着,又有人说,真真儿地看见他了。“四眼”么,不是他是谁?在蚌埠的淮河边,穿一大裤衩子,喂蚊子(给一老板淘沙)呢。

还有的说,那不是他。他在合肥。有人见他左手里拿一抹布,右手提一小水桶,给人擦车呢……

人们见了夏家人,说:有信儿了?

夏家人淡淡地说:有信儿了。

在我们傅夏祁,闲话传到一定的时候,也就不传了。不过,有很长一段时间,这两个年轻人都曾是村里人茶余饭后的笑料。

## 五

黎明时分,在太阳升起之前,微风中,粉粉的杏花像烟一样在天空中浮动,像是要飞走似的。

在蒙蒙的细雨中,它就落下来了。一瓣瓣、一脉脉带红丝的粉白……残残的,像是烟化了似的。

三月末,杏花败了。杏树上结出了一豆一豆的小果。先还是青的,一点点,一点点,在圆圆的杏叶里藏着。

而后就大了,一脉一脉圆,一天圆一圈。先是黄一肚儿线,接着是一润一润的亮黄。

那是我们仰望它的日子。

它就像是冥冥之中的“信儿”。

## 六

九个月后,祁小元通过他三舅的关系参加了一场考试,通过考试在县交通队当了一名协警。在人们眼里,协警不是正式的警察,连警服都是自己花钱买的,相当于临时工。只不过站在岗亭上,协助警察指挥指挥交通罢了。

可祁小元当协警跟别人当协警不一样。他先是被分配到七里店岗亭值班。七里店是离县城最远的一个岗亭,也是下了高速公路之后,进县城之前的第一道岗。七里店是个镇子,祁小元常年就站在镇街外边的十字路口值班。

这个地方离县城远不说，离镇街还有一里多地，且车多灰尘大。正式的警察，有点关系的，都不大愿意来。来了也是带个班什么的，大多时间溜号了。而祁小元只是个协警，让他去哪儿他就得去，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，自然不敢溜号。按说，这么一个终日在阳光下吃灰的协警，本来是没人会注意到他的。可有人却注意到他了。

这年夏天，临近中午时分，天降暴雨。雨下得很大，很猛，白壮子。雨像箭头一样，直嗖嗖地从天上泼下来，满地的雨钉……也就是这时候，一辆黑色的奥迪轿车从高速公路的出口开过来。当车开到离七里店岗亭大约有几十米的样子，坐在车里的人发现了站在岗亭上的警察。警察在瓢泼大雨中立着，浑身精湿。再近一些，车上的人发现，这个站在雨中的、浑身往下淌水的警察，右手五指并拢，正在向路过的车辆行礼！更让人惊讶的是，随着车行的方向，他缓缓侧身，仍右手五指并拢，行注目礼。车开过去了，坐在车上的人是前往邻县视察工作的市委书记。

雨太大，车自然开得慢了些，市委书记关相如一下子就记住了雨中的这个人。

此后，关相如每一次路过，都会看到这个向过往车辆行礼的警察。人站得直直正正，礼行得庄严、标准。它会让人想起当兵的日子。

时光荏苒，冬天很快就到了。这年的大年二十九，下来检查灾情的市委书记关相如，又在这个路口的岗亭上看到了这个警察。

天寒地冻，接连下了几天雪，大地白茫茫的。这天是有风的，西北风溜溜的，像刀子一样。岗亭上的警察全身落满了雪，脸冻得像个紫茄子。可他依然在岗亭上站着，依然向路过的车辆行礼。当车开到岗亭前时，他则侧身四十五度，行注目礼……车将要通过十字路口了，关相如突然对司机说：停车。

车停下了。关相如披着大衣从车上走下来。他对站在岗亭上的祁小元说：小同志，冷么？

祁小元两腿一绷，先行礼，而后说：报告，不冷。戴着手套呢。

关相如上前替他拂去帽檐上的雪，说：小同志，告诉我，你叫什么名字？

祁小元说：报告首长，我叫祁小元。

关相如问：哪个“qí”？

祁小元说：祁连山的祁，大小的小，一元钱的元。

关相如点了点头，“噢”了一声，说：辛苦了。

这时，躲在街边小商店抽烟的带班交警老胡跑了过来，一边跑一边喊：啥事？咋屎了？

关相如看都没看他，扭过身去，上车走了。

老胡见那人不理他，骂道：扯鸡巴淡，他谁呀？

祁小元说：不认识。

大年初七，在全市干部大会上，市委书记关相如在讲话中特别提到了“颍水县七里店岗亭的交通民警祁小元”。他说：我给你们讲一个故事：大年二十九，漫天大雪，一个警察在岗亭上立着。那不是繁华的城区，那是一个几乎没多少行人的小岗亭，他的帽檐上落满了雪，他的眉毛上结了冰，他的嘴唇冻紫了，几乎成了一个雪人。可他仍然坚守岗位，向每一台通过的车辆行礼……说着说着，书记激动了，眼里有了泪花。他说：同志们，那个地方，是下高速后的第一个岗亭，每一台途经我市的车辆都会看到他。他就是我们平原市的一张名片！多好的同志呀。我们应该向这样的同志致敬！

会后，颍水的县委书记问公安局局长：谁是祁小元？

公安局局长怔了怔，慌忙说：我还真不知道。

县委书记说：回去查查，查后报我。

公安局局长回到县里，忙把交警大队的大队长找来，问：谁是祁小元？

队长摸了摸脖子，想了很长时间，说：噢，想起来了。七里店的一个协警。咋啦？

于是层层上报。三天后，县委书记去市里汇报工作，着重给市委书记汇报了祁小元的情况。最后又补充说：人不错。可惜是个协警，临时的。

市委书记关相如说：协警怎么了？你们不是老说警力不足么？这样的人不用，用谁？

书记的话经过层层落实，一个月后，祁小元成了一名正式的交通警察。

## 七

五月，麦子黄梢的时候，是果子成熟的日子，也是我们结伙儿偷杏的日子。

“十里香”黄澄澄地在树枝上挂着。果是椭圆的，又大又酸又甜。我们闻着它

的香气，馋得流下了涎水。我们想去偷，我们必须去偷。在我们这里，偷杏不是偷。夜里，我们在夏家的墙头上扒出一个个豁口，站在墙头上偷杏。可只要有一点动静，就被夏家奶奶发现了。她好像整夜不睡似的……在一些年份里，我们谁也没有吃过夏家的“十里香”。

我们想吃。我们有“内线”。

在我们结伙偷杏的日子里，夏保兰成了我们的“内线”。

上小学时，夏保兰跟祁小元是同桌。这是我们知道的。夏保兰对祁小元好，这也是我们知道的。

在“十里香”快要成熟的那些个夜晚，我们趴在夏家的院外学猫叫（这是我们的暗号）……而后，就有酸杏从夏家的院子里扔了出来，一个，两个，三个……不过，那是“落杏”。很酸。

我们知道，那是夏保兰偷偷扔出来的。我们也知道，那杏，是扔给祁小元的。

不过，后来，夏保兰小学毕业后，就不再上学了。再后来，她嫁给了一个瘸子。

## 八

其实，夏保生是偷偷回来过的。

不过，他没有回村，只是在县城里跟他妹夫见了个面。

夏保生的妹妹是夏保兰。夏保兰的男人是个瘸子，在县城里开摩的。此人叫王宽。王宽小时候得过小儿麻痹，落下了残疾，走路微跛，外号“王瘸子”。王宽虽然腿有点瘸，但人机灵，还有城市户口，那年月城市户口还是有吸引力的。保兰长得漂亮，人细高挑儿，俩眼忽灵灵的。两人在卖胡辣汤的铺子里见了个面，给了一万块钱的见面礼。当时保兰还提了个条件，对方也应下了。于是她偷偷地改了年龄，托人先把“证”领了。嫁个瘸子心里虽然稍稍有些委屈，但为了供哥上学，她认了。可是，阴差阳错的，哥差了三分，没考上大学。那一天，她哭了一夜，哭得很伤心。而后，她擦干眼泪，说：哥，我嫁了。就是这么一句话，让夏保生无地自容。第二天一早，他离家出走了。

夏保兰是在县城的街口上碰见哥哥夏保生的。夏保生蹲在街口，头上戴一破草帽。她从他身边走过去，以为是要饭的，差一点没认出来。夏保生低低地叫了一声：兰，保兰。夏保兰回身低头一看，是哥。哥已瘦得脱了形了。她抓住哥的手脖

儿，捋开袖子一看，哥一身的红点子，密密麻麻的……她叫一声：哥。眼里的泪便流出来了。

夏保生说：哭啥？我又没死。而后，他说：你哥无耻。不争气。不要脸。拖累你了。

夏保兰一下子泪流满面：哥，你咋这样说？

夏保生说：你去把王宽叫出来。我有话跟他说。

夏保兰求道：这都到家门口了。上家去吧。

夏保生说：不去了。净丢你的人。

夏保兰知道哥的脾气，就问：你吃饭了么？

夏保生深吸了一口气，说：吃，吃了。

夏保兰二话不说，硬拽着他进了路边卖煎包的铺子，给他要了一碗胡辣汤，两盘水煎包。夏保生勾下头，吸吸溜溜地喝了一碗，而后说：我再喝一碗。喝了，又说：我再喝一碗……他竟然一连喝了四碗！而后，他对保兰说：你把王宽叫出来，我有话跟他说。

保兰说：哥，回家吧。娘的眼都哭……

夏保生说：等哥把脸拾起来，就回。

兄妹俩就这么在街头上匆匆见了一面，分手了。

此后，夏保兰问王宽：哥让你干啥？

王宽诺诺说：老难。怕办不了。

夏保兰说：办不了也得办。

王宽说：办。咱办。

夏保兰说：哥有信儿了。回头，把那些电杆上的“寻人启事”揭了吧。

王宽说：揭。我去揭。

王宽一连跑了三天，终归还是把事办了。

晚上，两人躺在被窝里，保兰问：哥让你办的啥事？

王宽说：哥要个“照”。

夏保兰说：花了多少钱？

王宽说：带上“人事儿”，五六千吧。

夏保兰说：哥是啥样的人，你知道吧？

王宽说：知道。

## 九

有一年，我们终于吃上了“十里香”。

在一个下暴雨的夜晚，在滚滚的雷声里，我们又一次爬上了夏家的杏树，连带拾，几乎偷光了夏家的麦黄杏。

我们是躲在场院的麦秸窝儿里分的赃……出来后我们一个个都捂着嘴，杏有酸有甜。酸得能倒了牙。甜的，真甜哪！

第二天，夏家奶奶搬出一个小板凳，一拧一拧地走到村街里（那时，她是村里唯一还活着的小脚女人），坐在村街中央昂声大骂。一骂骂了三天！

而后，我们九个孩子，被村长一根长绳捆在一起，游街示众。人多，捆得不算紧，我们笑着走在村街里……

此后，我们发现，树梢儿上还挂有两个最大的杏，杏长红了，是润红色的。个儿大，饱满，圆润。可惜的是，这两个最大的杏被鸟儿啄了。它高高地挂在那里，远远望去，像两个眼睛。

后来才知道，那两只长在树梢头儿上的杏，是夏家奶奶专门留给鸟的。每年都一样。

那叫“杏的眼”。

那两个长有“眼睛”的杏一直高挂在树的梢头儿上。

它从五月一直挂到七月，当高挂在树梢儿上的杏，一日日萎变成紫色的时候，它就成了一泡酸甜的汁液……我们都很想用嘴接住。

我们傻傻地望着它。

它也看着我们。

## 十

祁小元正式入警后，抽空回了一趟家。

我们傅夏祁是个东西狭长，片片落落，七星连缀的村落。勺头是小傅村，而后是大傅村。隔一个草帽吴，也叫小吴庄。接着是大夏、薛庄、小夏，最后是祁家店。从方位说，祁家店自然就是勺底了。从勺底往南有条河，叫祁河，是淮水的支流。

说是三姓,但有着几百年的牵连和纠结。你家的姑娘嫁他家,他家的儿子赘你家,从老姑奶奶说起,就这么亲戚来亲戚去的,牵连久了,无论谁进了村,见了三姓中的任何一个人,论起来,都是要称呼点什么的。所以,这里虽是多姓杂合,人口众多,却又是个藏不住秘密的村子。无论谁家发生点芝麻绿豆大的事儿,很快,全村人都知道了。

从县城回傅夏祁二十四里路,祁小元是借了一辆自行车骑车回来的。到了村头,祁小元原本是要一路骑过去的。可远远的,就有人跟他打招呼了。

有村人说:元儿,回来了?

祁小元应一声,说:回来了。而后,他不得不从车上下来,推着自行车走。

祁小元身上的警服是新的,特别是胸前新缀上的警牌在阳光下明晃晃的,刺人的眼。

一路走来,就不断地有人打招呼:哟,元儿回来了。

祁小元说:回来了。

再有人打招呼时,说:咱元儿回来了。

祁小元还是那句话:回来了。

天气很好。话还是那样的话。一个很家常的问候语。可多了一个“咱”,就亲近了许多。

让祁小元惊讶的是,前不久还没人搭理他呢。有次回村,人们看见他装着没看见,背过身还“咳”一声。啥意思?想吧。他也知道,人们背后都叫他“狗啃麦苗”。可这次回来,一路上人们都笑着跟他打招呼,话来话去的,还多了一个“咱”。

进门后,祁小元发现,娘喜洽洽地望着他,像不认识似的。他问:咋啦?娘说:不咋。他说:你笑啥呢?娘说:一早喜鹊就叫喳喳的。而后,她磨过身,从里屋端出一个小筐箩,小筐箩里装着五个黄澄澄的麦黄杏。娘说:元儿,稀罕物。新摘的。你尝尝。

祁小元问:夏家的?

娘说:夏家的。保生他娘送来的。保生他妹夫,保兰他男人不是在城里开摩的么?他听说信儿了。

说到夏保兰时,祁小元看了娘一眼,这一眼,把娘眼里的泪都看出来了。娘说:元儿,保兰……嫁了。

祁小元淡淡地说：我知道。而后问：啥信儿？

娘说：你人编了，是吧？啥是人编？我也不知道。总归是个好事吧。

祁小元“嗯”了一声，说：娘，东西给人家退回去吧。咱不吃人家的东西。

娘说：退不回去了。就送来八个杏。你妹小珍拿走了仨。咋退？接着，娘解释说：你保生婶也说了，杏树才结果，就这八个熟了。你可别嫌少。话都说到这一步了，咋退？

祁小元知道，夏家的这棵号称“十里香”的杏树，杏结得又大又甜，宝贝着呢。平时夏家人都舍不得吃，摘下来都拿去卖钱了。在夏家，只有夏保生可以吃那些带虫眼儿的果，他是夏家的“重点保护”……怎么就舍得给祁家送来了？

祁小元说：那，咱给他钱。

娘说：可不敢。这不打人脸么？

祁小元无话。只说：以后别要人家的东西。

娘说：行。我记住了。

吃过午饭，临走时，娘给他准备了一兜熟鸡蛋，装在挎包里，挂在车把上。而后，娘说：不忙了，抽空再回来一趟吧。

祁小元说：什么事？

他这一“什么”，娘撇了撇嘴。娘说：一早上，院里就飞来两只喜鹊，喳喳地叫，可喜庆。不一会儿，你三姑奶就来了，还有傅家的老大媳妇，都是来给你说媒的……

祁小元一口回绝，说：你告诉她们，别操这心，我不在乡下找。

娘不吭声了。娘在他的话里听出了几分骄傲。

祁小元走后的第二天，村里又传出话来，说祁小元之所以能入编，当上正式警察，是敬礼敬出来的。

传言说，祁小元是个有心计的精明人。他特意记住了本地区领导人的车号，凡有领导路过，他就敬礼……这样一来二去，惊动了省里的大领导，给他特批了一个编制。开始人们还不大相信，说不就是敬个礼么？谁不会呢？怎么就能敬出个警察编制来。全县独一份呀！

再往下，传言逐渐得到了证实。村里夏保生的妹夫，在县城开摩的。残疾人开摩的不用交税，就有一怕，怕交警罚。王瘸子开摩的被老胡罚过几次，而后两人成

了朋友。他说，这话是县交警队的老胡亲口告诉他的。那天他请老胡吃饭，老胡在酒桌上喝多了，还骂骂咧咧的：……这姓祁的贼呀。你不知道他有多贼气！他娘那狗娃蛋，凭啥呢？不就会敬个礼么？你说他狗日的算个啥？狗屎不是，人编的指标竟让他给抢走了。我侄子当了七年协警，成天在大街上吃灰，张风喝冷的，给队长送过多少回礼，到现在还没人上编呢……妹夫说：哥，胡哥，我咋不信呢，敬个礼就能入编？老胡说：他在岗亭上站着，瞅见领导的车就行礼。那可都是些大官，好这一口呗。妹夫说：路上天天跑车，他咋知道车里坐的是大领导？老胡说：你个锤子。这你就不懂了。我告诉你一个秘密：凡县级以上领导的车号，公安局都备着案呢。妹夫说：还有这事？老胡说：他娘的，不说了。说起来也怨我。上头给分队发了一张表格，我给扔抽屉里了。不知哪一天，被这姓祁的鳖儿给翻出来，偷偷背下来了。唉，老没面子呀。我当了十八年交警，七年的分队长，还不如一个生瓜蛋子……说着说着，老胡竟哭起来了。

村里人得到消息后，也只是私下里撇撇嘴，耳朵对耳朵传些闲话罢了。等再见到祁婶时，人们的目光就发生了一些变化。每当祁婶走到村口，就有人说：婶，人物！

祁婶不明白。说：咋啦？

村人纷纷从村口的代销点里跑出来，竖起大拇指，说：婶呀，咱家小元，人物啊！等着享福吧。

在傅夏祁，“人物”，是个有着多重含意的词。它可以有一百种注解。

## 十一

每一年，杏花开的日子，就是我们开始做梦的日子。也是我们结伙准备偷杏的日子。

我们不是偷杏，我们偷的是快乐。我们偷的是梦境。每一个杏花开的日子，也是我们渴望做梦的日子。

晚霞中，“十里香”就像是一株火树，它像是烧起来了，接着天上的晚红，一粉一粉地飞。荡荡地飞。

梦中，我们骑着一朵朵圆圆的花瓣儿，飞到天空中，那是很远很远的地方，一个我们不知道的地方。

我们傅夏祁人是往东走的。

在平原上，这是个特例。

在平原，因为水系不同，人们行走的路线也不同。一般来说，平原人大多是往西走的。那是历朝历代记忆中的逃亡路线。因为历史上黄河连年泛滥，西高东低，一般平原上的人都是往西走，背水而上，这是一种生命记忆中的惯性。这叫“逃黄”。这条线凄苦、漫长，最远的可达新疆的乌鲁木齐。

而我们傅夏祁不然。

我们傅夏祁地处平原偏东南一隅，离淮河近一些。早年，淮河东行，水路可经安徽的蚌埠直通上海，出外求活路的打工一族多与行船人熟识。日后因各种原因，行走的路线惯性就是东南方向了。还有一路是往南走的，那是旱路记忆。那时候离村三十里有一条南北大路，早年赶大车运货的走的就是这条路。就此说，人的生存路径是有惯性的。这叫“活路”。最远的，就漂洋过海，跑南洋去了。凡是能走的，就再也不回来了。

改革开放后，我们傅夏祁人外出谋生走的仍是这两条路线。

近年来，在我们傅夏祁外出打工一族中，夏保生可以说是在外站住脚的第一人。夏保生人是很聪明的，且执拗。高中毕业，原本是傅夏祁最有可能考上大学的，可他差三分没考上，于是，一气之下离家出走了。

十八岁出门，往哪儿去呢？开始他自己也不清楚，只是听说本家有一位三姑奶嫁到了杭城。也只是听说，并没有具体的联络方式。于是他先是到了蚌埠，在蚌埠打了一些日子的零工，积攒了些路费后去了南京，他这一路是半流浪性质的，大约有一年多的时间，他过的是风餐露宿的日子。到了南京后，先是摆摊卖了几个月的水果，开始几日还行，不到一个月就被城管把水果摊给没收了。最困难的时候，他在一个桥洞下蹲了三天，身上爬满了蚊子……此后颠沛流离才到了杭城。在杭城，他凭着二十年前一个旧信封，几经打听，终于找到了三姑奶。

在我们傅夏祁，三姑奶是个符号，她是美丽的象征。每当村里人拿什么打比喻的时候，就说：跟他三姑奶一个样儿。我们都没有见过三姑奶，大约三姑奶长得非常漂亮吧。三姑奶不仅长得漂亮，而且是傅夏祁六十年代唯一考上大学的女子。